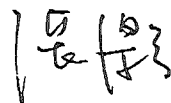


不要忘掉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是我們中國人的」這句話，不過是我們百年舊夢的新版。中國人對自己的遭遇的冷漠與健忘，確實令人吃驚。二十世紀中國人所經歷的悲劇與猶太人的「滅種浩劫」同是人類罪惡史上獨特的一頁，它以空前的震撼與嚴酷警告世人：人類最危險的敵人就是他們自己。

90年代以來，海內外中國人的圈子裏常常流行一句話：「二十一世紀是我們中國人的！」任何一個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不會對這句話感到太陌生，因為它反映中國人百年來常有的一個心態。這個心態就是一位五四知識份子所謂的「未來之夢」。

大約說來，這種「未來之夢」有兩種。一種是來自中國人的記憶深處。在傳統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影響之下，中國人熱望一個烏托邦式的大同社會在未來出現，這種熱望我們可稱之為「大同之夢」。另一種是來自中國人的情感深處，在反帝的民族情緒籠罩之下，中國人渴望有朝一日能在國際間揚眉吐氣，變成一個富強大國。這種渴望我們可稱之為「富強之夢」。

百年來「大同之夢」時隱時現。「文革」這場大劫難以後，這種夢似乎為之沖淡不少。但「富強之夢」卻一直活在中國人的心底，隨時因外界環境的刺激而浮現。例子不少，且看二次大戰以後，中國人是多麼熱衷躋身於「五強」之列！1949年以後，中國人是多麼熱望「東方紅」，如今隨着海峽兩岸近年來的經濟起飛，中國人又急切地巴望稱霸下一世紀！

因此，「二十一世紀是我們中國人的」這句話，不過是我們百年舊夢的新版。中國人在近現代歷經種種挫折與屈辱之後，做這種夢原是可以了解的，我們所擔心的是這種夢也可反映另一種態度。不是嗎？當大家期盼二十一世紀來臨的同時，我們也常常聽到「忘掉它，向前看」的聲音。

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似乎是在大陸上文革收場以後，當時有人提議為文革這場大災難建立一個紀念堂，得來的反應卻主要是這個聲音。其實這個聲音所代表的態度在現代中國並非第一次出現。記得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一般人對方才過去的這場劫難似乎毫無興趣追思反省，很快地就將之置諸腦後。因此

1945年以後，不論是舊的國民黨政府或者新的共產黨政府都對日本侵華的暴行能夠採取「不予深究」的「寬大」態度，絕非偶然！

從長遠看來，「忘掉它，向前看」似乎是二十世紀中國人對重重劫難的典型回應。不錯，當劫難臨頭時，中國人往往會慷慨激昂，捶胸頓足一番，但是一旦事過境遷，激情很快化為淡忘。百年來我們似乎常常徘徊在激情與淡忘之間，而悲劇也似乎不斷地在這片土地上循環上演！

說也奇怪，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是一個自認為極富歷史感的民族，是司馬遷、司馬光的子孫。但我們卻對當代的歷史這樣健忘，對我們的記憶這樣輕率地加以鎖封！

每當我想起近代西方的一些民族，特別是猶太民族如何珍視他們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遭遇，現代中國人這種健忘的心態，不但使我大惑不解，同時也使我深感慚愧！同是古老而有深厚歷史感的民族，同是在二十世紀歷經劫難的民族，猶太人對他們當代歷史的態度卻與我們完全不同。

如所周知，猶太人是人類歷史上極為不幸的民族。在累世的流亡與飽受異族的歧視之後，二十世紀又給他們帶來了空前的浩劫。1941至1945年德國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發動了舉世震驚的「滅種大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慘死於集中營，猶太民族的文化與社會精華幾乎全部付之一炬！大浩劫也變成猶太文化的大斷裂！

這番浩劫，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變成全世界猶太人的思想與情感的凝聚點。他們嘔心瀝血，不惜代價去搜尋見證，蒐集文獻，以期在記憶中重建與保存他們的災難歷程。不但如此，他們還要從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各個角度，去反省與發掘這浩劫的歷史意義，因為他們相信「滅種大屠殺」不僅只是反映猶太民族的劫難，也是人類罪惡的空前表現。透過這場劫難的發生，人類可以看見自己的陰暗面與罪惡性。為了人類長遠的福祉，他們要後世永遠牢記這陰暗面與罪惡性，吸取教訓，引為警戒。

今天距當年的「滅種大屠殺」已是半世紀以上，而猶太人對它的紀念與追思仍然絲毫不鬆懈。兩年前轟動世界影壇的一部電影——「辛德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就是一個顯例。幾乎同時，猶太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成立一個專門紀念他們的浩劫的博物館，裏面仿照納粹集中營的建構，把當年猶太人死難的慘劇一幕幕、活生生地複製重演。為二十世紀人類的苦難與罪惡作見證、敲警鐘，猶太人確實盡了他們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回看同時代中國人對自己的遭遇的冷漠與健忘，確實令人吃驚，因為這遭遇所反映的苦難與罪惡絕不下於猶太人的經歷。就以二次大戰而論，中猶兩民族都是主要犧牲者。在這次戰爭中，全世界猶太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於納粹的屠殺。中國人的死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也許不能與猶太人相比，但是日本侵華的無數大小暴行，直接間接所造成的毀滅之大與苦難之深恐怕也不讓猶太人的浩劫，同為二次大戰中最黑暗的一頁。

不可忘記的是：二十世紀在人類罪惡史與災難史上，除了世界大戰之外，

還創了另一項空前的紀錄，那就是共產主義所引發的世界革命狂潮。這狂潮長期地吞捲了中國，也造成無比的災難。中國人這段慘痛經驗卻不是猶太人所有的。

二次大戰中猶太人遭受到的迫害與殘暴，主要來自種族仇恨與宗教偏見。因此，至少就動機的根源而論，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我們還可以勉強想像、勉強理解。但是中國人在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中所經歷的悲劇，卻往往超乎我們的想像與理解。

因為誰也不能否認共產主義革命的出發點是一些美好的理想，誰也不能否認這革命的過程常常是受到人民自動自發的熱情支持及參與，而就在這樣的革命過程中出現了不可解釋的罪惡與兇殘：善良的人變成魔鬼；天真無邪的青少年變成殺人兇手；親朋好友，甚至骨肉手足變成仇敵。從納粹的軍國主義與種族偏見裏產生罪惡與兇殘，我們並不驚異。但是從美好的理想與純真的熱情裏產生罪惡與兇殘，我們就無法想像與理解。因此，二十世紀中國人所經歷的悲劇與猶太人的「滅種浩劫」同是人類罪惡史上獨特的一頁，它以空前的震撼與嚴酷警告世人：人類最危險的敵人就是他們自己。

記取這份教訓對於現代中國人的意義尤其重大。因為我們來自一個有着強烈理想主義的文化傳統。在這種文化傳統影響之下，中國人長久以來常常不能正視人的罪惡性，對人世的陰暗面也缺乏足夠的警覺。這曾經是我們文化傳統的一個基本限制，到今天仍然未能擺脫。前面提到現代中國人對災難的回應常常徘徊於激情與健忘之間，這就是很好的例證。激情代表我們對災難有強烈的反應，健忘代表我們受到文化的限制，不能透視災難所反映的人性與人世的陰暗面。因此激情無法化為持久的自覺與警惕，一旦災難過去，淡忘自然隨之而來。

從這個歷史文化的背景看來，中國人更不能忘記二十世紀帶給我們的這段經驗。假如我們能夠透過這段經驗，看到我們從前未能看到的，學習到我們從前未能學習到的，從而增加我們對人性與人世的警覺與防範，或許中國人在未來可以少受些災難，少吃些苦頭，而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所付出的犧牲，所承受的苦難也可以沒有完全白費。

二十世紀轉眼就要走到盡頭了。中國人能從兩次浩劫中活過來，能從無數災難中走過來，這就是希望。但這希望必需是經過苦難提煉的，必需是由憂患感昇華的。因此寄語熱望下一世紀的朋友們，可以「向前看」，但不能「忘掉它」！可以寄望二十一世紀，但不能忘掉二十世紀！

二次大戰後，猶太人在慕尼黑為死難的六百萬同胞樹立了一個紀念碑，那碑上刻着一位西哲的名言：「忘掉歷史的人，勢將重蹈歷史覆轍」(Those who forget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這句話也是為我們中國人說的！